

号声嘹亮

工农兵短篇小说选



号 声 嘹 亮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三 厂 印 刷

1972年6月北京第1版

197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号10019·1882 定价0.32元

出版說明

为庆祝毛主席的光輝著作《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，我們編选了这本工农兵短篇小说选。

党的“九大”以来，在毛主席“**团結起来，争取更大的胜利**”的路线指引下，我們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各条战线，都不断取得巨大的胜利。本书各篇的作者，大多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人、社員、战士或基层干部等，他們各自从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他們的生活和战斗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。

这些作品，有些是各地有关部門向我們推荐的，有的則选自各地的报刊。我們高兴地看到，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在全国出現的一片大好形势，社会主义文学創作也出現了新的繁荣景象，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，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，以他們充滿生活和战斗气息的作品进入了社会主义文艺陣地。

“**路綫是个網，網举目张。**”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，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前线的广大工农兵业余作者，通过路线觉悟的不断提高，通过努力学习和认真实践，定能不断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，定能牢固地占领社会主义的文艺陣地。

5000 66 67

在編选过程中，承各有关方面給了我們大力支持和协助，謹在这里表示深切的感謝。因限于水平，在我們的編选工作中一定还会有不少缺点或錯誤，欢迎广大讀者批評指正。今后我們仍将陸續編印这类集子，期待着同志們繼續給以协助和指导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七二年五月

目 次

路标	崔合美 (1)
窗	叶文艺 (10)
带路的人	宏 勤 (17)
“贴心”	连 珊 (26)
高峯	王戈洪 (34)
号声嘹亮	太原市北郊区文艺写作小组 (42)
女机长	齐迪文 (48)
青石山上	于韶辉 (59)
金色的朝霞	王春泉 (67)
区委副书记	姚克明 (77)
红心绘新图	江华南 (87)
贵在认真	周岷山 (95)
龙大姐	于 峪 (105)
一代新人	江华南 陈惠莹 (115)
传医记	侯 直 (125)
大步向前	张其文 (134)
志气	吴荣福 (142)
买船	杨 明 (159)
变化	弋 廷 (164)

路 标

崔 合 美

一个个白色的路标，象一支支羽箭，射过村寨，穿越丛山，把野营部队引向凤凰山主峰下的野刺沟。

副师长曾在野刺沟负过一次伤。因为战地重游，他显得比往常更加精神抖擞，兴致勃勃。他让警卫员马光华牵着他的枣红色战马，领着参谋胡怀中，甩开大步，赶到野营队伍的最前面，别看四十多岁的人了，走在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上，可气也不喘。

一拐进野刺沟，副师长不由得又惊又喜地喊了起来：“啊，变了，一切全变了！”他紧赶几步，跃上沟口的一座石壁，一边脱去军帽，揩着满头满脸扑簌簌直往下滚的汗珠，一边挥手招呼还在石壁下直喘粗气的胡参谋和小马：“小伙子，快来看看这野刺沟吧！”

胡怀中和马光华登上石壁，立刻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。小马尖着嗓子直嚷：“这哪是什么野刺沟，分明是一条桔子沟哩！”是的，眼前的确是一条桔子沟。一行行桔子树，长满了这条足有几里路长的山沟，长上两旁的山坡。眼下正是桔子成熟的季节，一只只金黄的大蜜桔，驼弯了树的枝丫，

一眼看去，象滿天繁星。成熟的桔子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气息。桔林里一面面紅旗在飘动，一陣陣鑼鼓在回响，声声笑語从林中飞出。这是公社社員在欢庆丰收吧。

“是不是尖兵班弄錯了地方？”胡參謀不放心，忙在行軍圖囊里取地图。

副师长和藹地笑着打趣道：“胡參謀，別翻老黃历啦，还是把地图上的‘野刺沟’改成‘桔子沟’吧！”

警卫員小馬向来喜欢寻根究底，这会纏住副师长問开了：“首长，这么个好地方，怎么取名野刺沟？”

“这个名字是旧社会留給它的！”副师长爱撫地扳着小馬肩头，眯着眼望了望山谷里的大坝說：“那时候，山洪把这里的田土冲毀了，地主山霸又吸干了穷人的血汗，大家只好离开这里去逃荒。人烟漸漸絕了，土地慢慢荒了，野刺藤从乱石堆中冒出来了，越长越盛，鋪滿了整条山沟，‘野刺沟’也就成了它的名字。說实話，野刺虽然有侵占耕地的‘罪恶’，却又帮助我們打游击立过功劳。张牙舞爪的狼牙刺，百折不断的长藤条，常常把敌人搞得狼狽不堪。我和一个战友，就是用藤条做絆馬索，橫在小道上，絆倒敌人一匹战馬，抓了敌人的一个营长。这一条几里长的野刺沟也是我們的天然掩蔽部，遇上敌人‘围剿’，我們往比人还高的刺窝树丛里一藏，叫敌人連影子也看不見，我們却可以神出鬼沒地伏击敌人。野刺沟簡直成了我們游击隊員的家了。

“那时，出沒山沟钻刺窝，絆脚絆手不說，它还咬皮咬肉呢！在战斗間隙里，我們常围在野刺藤蔓纏成的天然帐篷

里，一边啃干粮，吃野果，一边笑谈革命胜利后怎样建设野刺沟。我们都想，要在这里修一个大水库，还要把沟里千年百代的野刺连根刨掉，种上果树。我还记得，有个老游击队员，摸着被野刺划得血珠滚滚的脸颊，豪迈地说：‘今天，我们为了人民钻刺丛，鲜血洒在野刺沟；胜利以后，我愿意回到这里，为了人民挖刺丛，用汗水浇肥野刺沟！’

“你们看吧，现在的一切，都象是按照当年我们设想的蓝图建设的，指挥这个工程建设的，说不定是同我们一道钻过刺窝的老游击队员哩！山洪终于被大坝锁住了，野刺硬是被挖出来了，而且结出了丰硕果实，野刺沟的群众真是改天换地的英雄，我们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呵！”

“首长，您以前不是说在这里负过一次伤吗？”小马开始寻根究底了。

“你这小鬼，倒是记得挺牢的。”副师长正准备往下说，突然两道浓眉锁成一个结，两只手不断地反复搓摩，按得手指关节咯咯作响。这是首长的老习惯了：遇上不满意的事情，他常是这么个神态。

刚才还是豪情满怀，喜气洋洋，怎么突然不高兴了？胡参谋和小马顺着副师长的视线望去：石壁前的一棵枝粗叶茂、果实累累的大桔子树下，压着一个路标，箭头指向通往桔林深处的一条尺来宽的小道，路标旁边，摆着四个熟透的大桔子。

副师长跃下石壁，走到路标旁边，见桔子下边压着一张纸条，他拾起来，胡参谋和小马挤过头去，只见纸条上写着：

社員同志：

对不起！我們野营經過桔林时，不小心碰落了四个桔子，損害了群众利益，特向同志們做个检讨，同时留下五角錢作为赔偿，請收下。

××××部队五連尖兵班

副师长看了看紙条，又看了看四个碰伤了皮的蜜桔，心疼地自語道：“这桔子来得多不容易呀，它是烈士的热血、社員群众的汗水培育的。碰坏了，真是太可惜了！”

“是很可惜。”胡參謀知道首长是因为尖兵班碰落了桔子才不滿意，便劝道，“不过，他們做了检讨，又赔偿了損失，处理得还算不錯。”

“不錯？”副师长回过头来，分外严肃地反問，“不碰落桔子，不是更好嗎？再說，这野刺沟里长出的桔子，只是几毛錢的意义嗎？同志，咱們遵守毛主席亲自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，可得有个高标准才行！只有时时处处保护好群众利益，絲毫不損害群众利益，才是真正的不錯！”

“您批評得对！”虽然副师长“克”得厉害，胡參謀却乐意听，因为首长的批評，常使自己对問題看得更准，想的更深。不是么，刚才副师长的批評就使他想到了一个問題，便說：“首长，尖兵班是步兵，因为林密路窄，碰落了桔子；要是后边的騾馬分队上来了，就更容易碰掉桔子。我想，为了人民群众利益不受絲毫損失，我們是不是可以修改一下行軍路线，繞道过去？”

“这个‘謀’‘參’得好！”副师长贊許地說。

“繞道？”馬光華滴溜溜地轉動一雙大眼睛，“就从那條公路走吧，又寬又平，步兵、驃馬，都能安全通過！”

“小鬼，想問題可得避免片面性，咱們野營進山來，是來練走山路的，是要練出在山岳叢林地帶的殺敵本領。咱們的行軍路線，既要是愛護群眾利益的路線，又要是鍛煉部隊的路線！”副師長神情嚴肅地說。

“首長！”正在查找地圖的胡參謀問，“您的意思是不是繞道從鳳凰山主峰過？”

小馬仰頭望了望聳入雲天的鳳凰山主峰，伸了伸舌頭，不相信似地問：“這行嗎？”

副師長沒有回答，只低頭去看地圖，邊看邊問：“部隊下一個宿營點是楓林坳吧？”

“對！按原訂路線，離這還有十二里。”

“在戰爭年代里，為了人民，有許多游擊隊員血洒野刺溝；全國解放後，為了人民，有許多公社社員汗澆野刺溝；今天，為了人民，咱們繞道桔子溝！”副師長意味深長地笑了笑，然後斬釘截鐵地說：“我們從鳳凰山主峰過！”

“這地圖上沒有從鳳凰山頂通楓林坳的路呢。”小馬俯在地圖上說。

“地圖上沒有的路也可以走嘛，我們再走一趟過去送情報的路！”副師長回答道。

“不過，”小馬望了望陡峭的山峰，又望了望身后的枣紅馬，“馬恐怕上不了這麼陡的山。”

“馬？也得让它鍛煉鍛煉，不能老是拉輕車走平路，盡干

輕快活。”副師長的話語使兩個年輕人笑了起來。

“小馬，你別擔心，遇上陡坡，你在前面拉，我在後面推，就是抬，也要把馬抬上山去！”胡參謀給小馬鼓了一把勁，又轉身向副師長請求道，“首長，帶咱上山，給部隊開路吧！”

“別急，你們各有任務。”副師長象在戰場上下達作戰命令一樣，音調鏗鏘地說，“胡參謀，你在这里當活‘路標’，指示部隊按修改的行軍路線走，同時，把這野刺溝的歷史和尖兵班碰落蜜桔的事向各連連長、指導員通通氣，利用活教材，對部隊進行一次教育。明白了嗎？”

“明白了！”

“小馬！你立即從桔林小道跑步追上尖兵班，告訴他們：一，為了苦練殺敵本領專挑小道走，這做得好；二，碰落桔子，能自覺檢查，主動賠償，這做得對；三，執行毛主席親手制訂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得有個高標準，如在上級標的行軍路線上再遇有老鄉的果園、菜地、莊稼，又有可能損壞時，應想法繞道；四，沿路的宣傳鼓動口號，要加上一條：珍惜人民群眾點滴血汗，愛護人民群眾勞動果實！”

“是！”馬光華胸脯一挺，敬了個禮，轉身要走，忽然瞅見身後的馬，“這馬……”

“馬交給我！”副師長敏捷地接過繮繩，回頭對胡參謀說，“現在，咱就兵分三路吧！”

胡參謀知道副師長腿上受過傷，爬山不方便，便請求首長把馬留下讓他來牽。

“這不行。”副師長說，“剛才你不是說後頭還有騾馬分

队嗎？我探路，也得給他們着想才行。不帶馬去，就难断定騾馬該走哪条路。”

“您年紀大，腿又負过伤，拉馬上山太费力了。”

“年紀大？”副师长笑了起来，“‘人到四十五，好比出山虎’，筋骨硬着呢！”說完，牵着枣紅馬，迈开矫健的步子，向鳳凰山主峰走去。胡參謀目不轉睛地望着副师长高大的身影，激动的淚花在他眼眶里閃爍。……

“胡參謀，你站在这里，是当活路标么？”尖兵連連长带着部队上来了，一見胡參謀的神态，便开起玩笑来。

“不！”胡怀中一本正經地回答，“副师长才真是我們的路标！”他按副师长指示向战士們說罢野刺沟的历史后，又伸开左手，把全連同志的眼光引向鳳凰山主峰——那里，飘动着飞云流霞，兀立着峭崖陡壁，但見副师长牵着枣紅色战馬，象一个紅色路标，印在半山腰青翠的松林間，印在紫褐色的岩石上，直指被云雾割成三截的鳳凰山主峰。

这时，桔林里的紅旗飘过来了，鑼鼓声、欢笑声近了。原来是沟里的公社社員抬着一筐筐大蜜桔来了。他們見尖兵班过去，知道大部队要經過这里，特地摘了桔子，赶到沟口来迎接解放軍进村的。一見战士們，他們就亲热地拥上来，不容分說，把一个个大桔子塞进胡參謀、尖兵連連长和战士們的手里。

战士們剛听完胡參謀讲述野刺沟的今昔，現在看着社員們这种热情的举动，个个心情都十分激动。他們和社員們推让了好半天，好不容易才把桔子放回了筐內。这时連长带

头高呼起口号来：

“向貧下中农学习！”

“向貧下中农致敬！”

在震撼山岳的口号声中，胡參謀跳上石壁，大声說道：“同志們！讓我們感謝社員同志們的深厚情誼。剛才已經讲了，这些大蜜桔来之不易，它是游击隊員們用鮮血培育的，它是社員群众用汗水浇灌的，为了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，不使人民群众的劳动果实有絲毫受損，首长决定繞道从凤凰山主峰过。現在，大家繼續前进！”

“噢！你怎么知道我們这里有过游击队？”一个上了年紀的老貧农拉住胡參謀問。

“是咱們副师长告訴我的，他过去就在这打过游击。”

“副师长在这打过游击？！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江海波。”

“啊，老江，是他呀！”老貧农惊喜地問，“他現在在哪？”

“您認識他？”胡參謀也惊喜地說，一边遙指着凤凰山主峰，“他正牵着馬在給部队帶路呢！”

老貧农望着正牵着枣紅色战馬，一步一步向凤凰山主峰攀登的老江自語道：“老江啊，你遵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，过去咱們一道在野刺沟打游击，为了掩护群众，你負了重伤，还鼓励我‘为了人民，坚决頂住敌人！’鮮血洒在野刺沟；二十几年后，野刺沟按照我們当初想的那样长出了蜜桔，你却繞道而过，尝也沒尝一口，这怎么能叫我們过意得去？”他越說越激动，順手从身边提起一大筐蜜桔，递给胡參謀，“同

志，請你把这点桔子捐給副师长，就說是野刺沟的貧下中农忘不了曾經在这里流过血的战士，請他尝一尝！”

“大爹！”胡參謀婉言謝絕道，“毛主席教导我們：‘**不拿群众一針一錢**’，再說，我們野营，需要輕装。啊，对了，我們尖兵班在路过桔林时，不小心碰落了四个桔子，这是他們留下的檢討信和賠償费，副师长让我交給你們！”

老貧农望着胡參謀双手捧着的信、錢和四个蜜桔，激动得半晌說不出話来。好久好久，才使劲抹了抹眼中的热泪，果断地說：“好！錢和信我們收下，放进大队展覽室，当做活教材，教育社員群众，永远学习解放軍！”

“对！”胡參謀受了启发，說，“大爹，这四个桔子，我們也收下，教育部队永远学习人民群众！”

“向人民群众学习！”

“向解放軍学习！”

口号声里，战士们重又踏着整齐的步伐，朝着凤凰山主峰的紅色“路标”行进。

窗

叶文艺

根据上級的指示，我来到联防单位，找民兵連长丁阿姣联系漁汛間隙期間的民兵訓練問題。

丁阿姣的家和其他漁民的家一样，依山临海，青瓦石墙，推門进屋，石板鋪的地面，石块垒的鍋灶，就連那吃飯的桌凳也是石头凿成的。所不同的是窗戶似乎多了些，尤其是临海的一面石墙上，竟有六个窗戶。这些石窗不大，有开着的，有堵起的。俗話說：“海上风如虎，三天两头追屁股。”这里的风多且大，再說，潮大的时候，水花也会打进来的啊！

开这么多窗究竟干什么呢？我凝視着，沉思着……

“阿姣，淡菜鏟来啦？”随着一声呼唤，进来一位白发蒼蒼的老婆婆。我一見是阿姣的媽媽，連忙上前招呼：“阿婆。”她睜大了眼睛，打量了我一会儿才笑着說：“呵，呵，原来是王同志！”

“阿姣不在家？”我急忙問。

“她鏟淡菜去了，一会就回来。”边說边擦着石凳，“王同志，坐，坐，我去烧碗开水。”

“不，阿婆，我不渴。我是想找阿姣……”

“嗨，你們同志都是这样，茶不喝一口，烟不抽半支！”她有些責怪地打断我的話。

我低头笑了笑，沒吭声。

“哼！还有，就是会笑。”她又补了一句。我因为对窗子的疑团还未解开，就問道：“阿婆，这房子开这么多窗戶干啥？”我的话刚落音，老阿婆脸上的笑紋消失了，只見她直楞楞地望着后墙中間的小窗，好一会，才一字一句地說了起来：

“同志，解放前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，‘东有土匪西有关，漁家活命难上难’啊！任你穷得叮当响，国民党一来，鍋碗瓢勺給你搶个光打光。”她說到这里，声音有些嘶哑，两眼射出了憤怒的光芒。“一天半夜，反动派来抓人了，那时候，就这大門后墙的一个小窗，逃也沒法逃啊，阿姣她阿爸抓起魚又要和他們拼。你想，他們有刀有枪，哪能硬拼？我死劝活拖地才使全家从后墙的一个窗口跳出去，躲在一个潮水沒腰的岩洞里。他們砸开了門，在我家住了下来。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，三天过去了，……我們躲在石洞里，冷风吹，潮水泡，我又刚生了孩子，連冻带餓就昏过去了，大人沒得吃，哪有奶喂孩子？她阿爸实在忍不住了，夜里就悄悄摸回屋里想找个吃食。誰知人还未进屋就被反动派看見，抓住捆走了。如今二十一个帶魚汛过去了，也不見她阿爸回来……”老阿婆說不下去了。我的拳头越攥越紧，心里充滿了憤怒。

“那孩子养活了嗎？”我着急地問。

“要不是共产党来，她还能活嗎？阿姣这条命，就是共产党、毛主席給的啊！”

“就是民兵連长阿姣！”我惊喜地說。

“是啊，过去我們这屋的窗是不多的，只有后牆这么一个，如今这么多的窗都是她挖出来的。”老阿婆的声音高昂起来了，“不过，我們这些窗子不是为了逃命，是为了消灭反动派的。你瞧！”說着，她轉身搬掉牆上一堵石块。

“啊！又是一个窗口。”我喊出声来。

“不，这不是窗口，是枪眼。”

“枪眼！”我起身走近一看：嘴！里窄外寬，和碉堡上的枪眼差不多，透过“枪眼”远眺：一片大海，万頃白浪，帆影点点，鳥翅行行，好不壮观。

“阿姣怎么想到的？”

“那是毛主席‘五·二〇’庄严声明发表后的一天，阿姣馬上召开了民兵干部會議，从头到尾讀了一遍毛主席‘五·二〇’声明，又組織大家进行了討論，然后根据毛主席关于‘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，各国人民必須有所准备’的教导，把全村都动員起来，……”

“全村都动員起来了？”

“对，阿姣說，这叫人自为战，屋自为战，村自为战，島自为战，把小島建成‘家家是哨所，人人是哨兵’的紅色要塞，一朝帝修反来侵犯，就叫他們有来无回。哈哈……”老阿婆朗声地笑起来了。

“阿姣每天都在这些枪眼里练瞄准，嗨！可着迷啦，下海前瞄，吃飯前瞄，出海回来还瞄，瞄够了就画，画够了又瞄。”她轉身走到床前，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紅皮小本給我瞧。本